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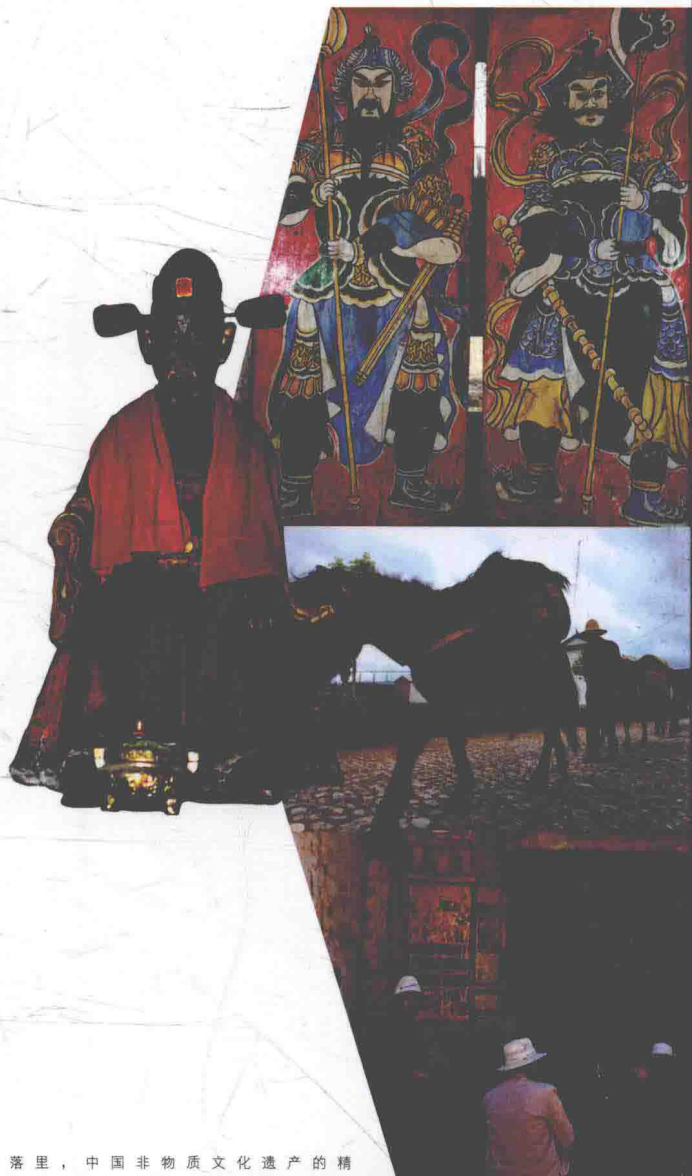
中国名村·云南

大波那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组织编写

总主编 潘鲁生 邱运华 撰稿人 施立卓

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存留在古村落里，中国文化的根脉深深扎在古村落里。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存留在古村落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闪烁在古村落里。中国民间文化的独特性存留在古村落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闪烁在古村落里。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存留在古村落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闪烁在古村落里。

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

中国名村·云南

大波那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组织编写

总主编 潘鲁生 邱运华
撰稿人 施立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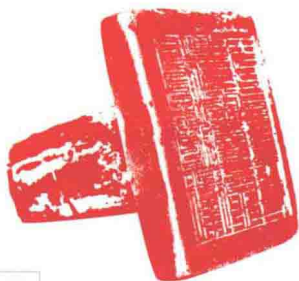
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存留在古村落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深深扎在古村落里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存留在乡村基层

中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汇聚在古村落里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起源-远古时代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村·云南大波那 / 潘鲁生, 邱运华总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3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

ISBN 978-7-5130-4810-1

I. ①中… II. ①潘… ②邱… III. ①乡村—概况—祥云县 IV. ①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2289号

责任编辑: 孙 昕

文字编辑: 关艳如

责任校对: 潘凤越

责任出版: 卢运霞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

中国名村·云南大波那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组织编写

总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撰 稿 人 施立卓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55号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11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天津市银博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字 数: 179千字

ISBN 978-7-5130-4810-1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sunxinmlxq@126.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3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0.00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

总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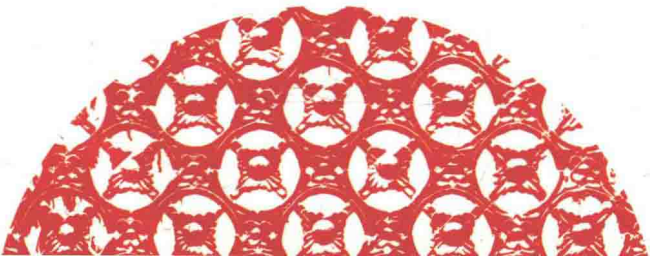
总顾问：冯骥才

总主编：潘鲁生 邱运华

执行总主编：诸敏刚

编 委：潘鲁生 邱运华 张志学 周燕屏 吕 军

徐岫鹃 刘德伟 王润贵 汤腊冬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大理白族自治州卷编委会

顾问：尹建业 梁志敏 何金平 何 华 张文勋 杨亮才

主任：洪云龙

主编：赵济舟 赵寅松

副主编：和生弟 王峥嵘 杨子东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达贤 寸云激 马克伟 王 伟 代罗新 石维良
孙 蕊 刘纯洁 李 公 何尹全 吴兰香 宋宏丽
严春华 张建平 张 笑 张云霞 杨伟林 杨建伟
杨海青 赵 敏 赵润琴 赵克选 赵树兴 施立卓

主办：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院

协办：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学会

《中国名村·云南大波那》

本书撰稿：施立卓

本书摄影：杨伟林

英文翻译：何光云

80 多教杂呈 风俗奇异

寺宇林立 奇风异俗 宗教节庆



106 地灵人杰 薪火相传

步行之巷 薪尽火传 冰清玉洁 王氏昆玉

138 物华天宝 农商并举

目中有市 与时俱进



148 追思张叔 弦诵成习

旧学渊源 新学昌盛

154 民间传说 瑰丽神奇

彩云神鹿 龙山传说 举人轶事 段大气

搬山寨河 老鼠大象 仙人石头

184 名村保护 任重道远

历史机遇 路在何方



Contents

12 Foreword

14 Exploring the fog of copper coffins

Ebony event / Priceless treasures / Scenes replay /
Who is the chieftain

30 Bolong is synonymous with Bona

The definition of "Dabona" / The hub of silk road / Yaozhou portal

44 A place enclosed by mountains and waters deeply loved by fairy dragon

Legends of Dragon Mountai / New explanation of White Cliff /
Longyan Lishui

60 Dignified cultural relics

Bochuan culture /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National memories / Kingship complex

80 Various religions with exotic customs

Temples everywhere / Exotic customs /
Religious festivals & celebrations

106 A remarkable place with outstanding people, the torch passing to new generation

A walking lane / The torch of learning i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Pure and noble / The Wang's brothers

138 Good products from the earth are nature's treasures, agribusiness promote simultaneously

Doing business during daytime /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148 Reading poetry into a habit to memorize Zhang Shu

Old school origins / New school prosperities

154 Magnificent magical folklores

Iridescent cloud Deer God / Longshan legend / Anecdotes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 A man of unusual strength / Moving mountains to fill rivers / A Mouse-liked Elephant / The fairy stone

184 A long way to go to protect heritages

Historic opportunities / Where to go

中国名村·云南大波那

积聚海量信息 寻觅科学路径（序一）

邱运华

传统村落保护是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社会性课题之一。对于一个具有绵延五千年不间断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传统村落能否得到妥善保护更是一个文明能否传承的关键问题。

传统村落保护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不独中国社会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东方发达国家也存在。从世界范围看，这是一个国家从欠发达到发达、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从以农村为主体发展到城镇化生活方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把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改造、社群建设、新文化建设和整体民生改善工作这一进程，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但我以为，它毕竟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整体转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课题。中国社会同一性质的乡村保护课题，起源还是世纪之交的 2003 年 2 月 18 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到 2012 年 12 月 12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2014 年 4 月 25 日，除上述三部外又增加了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两次重申传统村落保护的联合行动。冯骥才先生在 2012 年的一篇文章里把传统村落保护提高到文明传承的高度，我认为非常正确。中国社会各界对传统乡村保护的问题，有着非常积极的呼应。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东部、南部和东南部区域看，具有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农村人口从西部向东部、从村落向城镇转移，是 1990~2010 年之间最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巨大的人口变迁集中表现为城镇人口急速膨胀、传统村落急速空心化，不少历史悠久的自然村落仅仅剩下老人和儿童。因此，传统村落的保护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发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

1



达国家相比，具有共同性。例如，从“二战”后恢复到工业化时期，德国和日本先后进行的村落更新或改造项目，具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以激发村落内部活力、发展农村经济作为前提，以改造农村基本生活设施作为基础展开；二是村落更新或再造项目以土地管理法令的再研究作为保障；三是建立了学术界论证、公布更新或再造规划、政府支持的财政额度及投入指向、个性化改造方案与村民意愿表达的有效沟通机制，确保有效保障村落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等要素。综合来看，先行的国家特别注重传统村落的“民间日常生活”保存问题。

所谓“民间日常生活”具体含义是什么？指传统村落村民群体的方言、交往方式、经济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教育、节日活动、传统风俗、民间信仰活动以及区域性的传统手工艺活动等，以及上述种种的精神性、思想性、文化性、艺术性和物质性表现形态。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村落之所以成为民族文化的保留者和传承平台，核心在于保存着这个民间日常生活，它的内容和方式，在民间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方可承载不同样式、层次的民族文化。

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民间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础问题，乃是因为看到目前对待传统村落的两种观点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并不同程度地主宰和误导了传统村落的基本价值指向。一种是浪漫主义传统村落观，一种是商业主义传统村落观。浪漫主义传统村落观把传统村落理想化、浪漫化，仿佛传统村落是用来怀旧的，象征着一切美好的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田园风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像是《桃花源记》里的武陵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是，这不是民间日常生活；民间日常生活还包含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的温饱之苦、辛劳之苦，是传统村落里百姓的生活常态；生产关系之阶级阶层压迫、政治强权和无权地位，以及在自然面前束手无策，在兵灾、匪患和种种欺男霸女面前的悲惨状态，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政治压迫、思想禁锢和社会

运动之灾，是乡村浪漫主义者无法想象的，而这，就是大多数传统村落的民间日常生活。文人雅士，在欣赏田园风光和依依炊烟之时，能否深入茅舍，去看看灶台、铁锅和橱柜，去看看大量农夫、农妇的身子，他们是否仍然饥饿、寒冷？或者他们的孩子是在劳作还是就学？商业主义传统村落观呢，则直接把传统村落改造成伪古典主义的模板，打造成千篇一律的青砖瓦房，虚构出一系列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或者才子佳人和神异仙境的故事，两者相嫁接，转化为商业价值或者政绩价值，成为行政或市场兜售的噱头，这一行为成为当下传统村落“保护”的常态。这两种传统村落观，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村落与民间日常生活相割裂，抹杀了民间日常生活在传统村落里的价值基础，从而，也直接把世代生活于这一场景的村民们赶出村落，嫌他们碍事，妨碍了我们的浪漫主义和商业主义梦想；他们不在场，我们可以肆意妄为地文化狂欢。那些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久存的精神性的、思想性的、文化性的、艺术性的符号，均不在话下。但是，假如村民不在场，社群活力不再，传统村落如何是活态的呢？西方哲学有一个时髦术语，叫做“主体缺失”，因为主体缺失，因而话语狂欢。

关注传统村落的村民，无疑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第一要素。但恰好是人这第一要素构成了传统村落的凋敝和乡愁的产生。

1990~2010 年之间二十年，随着一些区域传统村落里村民流动性的增强，特别是青壮年村民向东部、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季节性的流动，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区域传统村落民间日常生活的展开，减弱了传统村落的社群活力，也相应削弱了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这样，构成传统村落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慢慢演变成淡黄色、苍白色，成为一种模糊记忆，抑或转化为一年一度的春节狂欢，最后，演变定格成为日常性质的乡愁。民间日常生活不再完整地体现在现在乡村生活之中。那个完整的民间日常生活，在我们不得不离开它的土壤之后，便蜕变为乡愁。乡愁这只蝴



蝶的卵，就是民间日常生活。而伴随着乡愁这只蝴蝶而出现的，却是一个个村落日常生活不断凋敝、慢慢消失。乡愁成为我们必须抓住的蝴蝶，否则，我们的家乡便消失在块垒和空气之中，我们千百年创造的文化便无所依凭。然而，据统计，在进入 21 世纪（2000 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 363 万个，到了 2010 年，仅仅过去十年，总数锐减为 271 万个。十年内减少约 90 万个自然村。若是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三年、五年之后，我们的传统村落便无踪无影了。也就是说，出生和成长在这些村落而现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将无以寄托他们的乡愁。若是其中有的村落有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呢？若是其中有的村落有着华夏一个独特姓氏、家族、信仰和其他各种人文景观等等呢？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传统乡村保护的研究工作，例如《人民日报》2016 年 10 月 27 日发表了“老宅、流转、新生”为题的介绍黄山市探索古民居保护新机制的文章，还配发了题为“古民居保护，避免‘书生气’”的评论；《中国文化报》2016 年 10 月 29 日发表了题为“同乡村主人一起读懂文化传承”的文章，提出了“新乡村主义”的概念，在它的题目之下，包含有乡村治理、乡村重建和乡村产业化的多功能孵化等内容。为此，文章提出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标准化编列预算、聘请专家团队和 NGO 组织，进行顶层设计、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措施，还配发了“莫让古民居保护负重前行”的文章。《光明日报》2016 年 11 月 15 日发表了题为“福建土堡：怎样在发展中留住乡愁”的报道，记叙了专家考察朱熹故乡福建三明尤溪土堡的过程，记者报道了残存的土堡现状，记录下专家们的意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 模式”，面对乡村人口日趋减少的不可逆现实，应该吸引城市中的人回到乡村，将土堡打造为“民宿”，在不破坏现有形制的前提下，实现功能更新。也有专家提出，就保护而言，首先应该考虑当地人，人的利益是优先的，只有做到长期发展而不是只顾短期利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才能够持续发展，等等。

上述建议，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乡愁情怀，而诉诸国家土地法规、资金筹措模式、专家功能实现等层次。应该说，在越来越深入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思路越来越宽了，为政府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国家、地方政府组织专家开展普查，确认传统村落的级别，分别实施不同层次的激活、保护、开发，才有坚实的基础。

我理解，通过专家学者的普查、认定，形成的结论一定会有利于政府形成健全完备的保护方案和具体操作措施，使仍然有社群活力的乡村，实施新农村建设规划，改善其经济机制、改建生活设施，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把工作重点聚焦到提高农业产业框架基础、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增强村庄文化意识、保存农村聚落的特征；为有着特殊文化传承却逐渐凋敝，甚至失去社群活力的乡村，探索一套完善保护的工作模式，形成一种工作机制，并得到国家法规政策的支持和保障，包括土地规划、投资体制、严格的环境保护，建立严格的农民参与机制等，为保留故乡记忆、记住我们的乡愁，留下一系列艺术博物馆、乡村技艺宾馆，产生具有独特价值的“乡愁符号”。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要项目之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正是通过众多专家学者和民间文艺工作者们辛勤的田野调查工作，在中国民协推动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程”所积聚的海量信息基础上，从多学科、多视角来反映当下古城古镇和传统村落现状，发掘传统文化的独有魅力，进而为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积累鲜活的素材，汇拢丰富的经验并寻觅科学的路径。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对古城古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发挥积极作用。

2017年3月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赵寅松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都是先人留下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后代子孙与我们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就是代际公平。将这份遗产尽可能完整地留给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是世界上文明诞生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各族人民以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城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不文明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文化没有断流的国家。我国众多的名城、名镇、名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分布在神州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名城、名镇、名村既是物质文化，也是非物质文化。但是，毋庸讳言，在当前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有不少古村落的原貌已荡然无存，即使遗留下来一少部分，也都面临文物建筑被损毁、文化遗迹被侵蚀、传统文脉被割断、文物原生态环境被瓦解或乱开发的命运，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一去不复返。这是一个十分严峻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多更好地了解我国“三名”——名城、名镇、名村的遗物遗址、文物古迹、风景名胜、掌故传说和时代风貌，同时更好地保护它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知识产权出版社联袂推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值得关注。解读大理的历史，洱海东部宾川发现的白羊村新石器遗址，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出土文物说明，白羊村遗址是一个典型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长期定居的村落遗址。剑川海门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夏代晚期青铜器开启了云南青铜文化的先河。在此基础上，汉置郡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白子国”，唐初合六诏（有说八诏）为一，最终形成了包括云南全省以及川黔部分地区在内的，几乎与唐宋相伴始终，绵延五百多年的南诏、大理国。南诏、大理国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云南历史上部族纷争的混乱局面，将云南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伟大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因时间而悠远，文化靠积淀才厚重。悠久的历史成就了大理众多的文物古迹。大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很多，本次只收录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们比较集中地展

示了大理历史文化的精华。大理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与大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息息相关。根据学者们研究，先于西北丝绸之路两百多年，在祖国西南也有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还有经大理达西藏的“茶马古道”，从大理到安宁南下出海的“步头路”，奠定了大理滇西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今天，大理同样是同时拥有民航、铁路、高速公路因而四通八达的自治州。便捷的交通使大理能够广泛吸纳中外文化精华，故而人文蔚起，薪火相接，代有名流；里巷传仁德之懿，父老有述古之风，享有“文献名邦”的美誉。秀美的山川、灿烂的文化与悠久的历史相得益彰，无疑是建设幸福、美丽大理的根脉，也是大理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的魅力所在。靠文化扬名，提高品位；靠文化发展，一兴百兴。在这一点上，大理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前，保护“三名”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保护办法，但还不够，必须加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对“三名”保护意识的自觉性。历史文化是人民创造的，也要人民来保护。正因为如此，我们便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的编撰任务。近两年来，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院联合州级文化部门，在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和依靠热心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群策群力，完成了编撰任务。参加本次编撰工作的既有年过七旬的学者，也有正当盛年、承担着繁重日常工作的中青年新秀，但他们都怀着对历史负责、为子孙谋福的崇高理念，攻坚克难，争分夺秒，或多次深入所承担的地区开展田野调查，走访熟悉地方历史文化的有关人士；或沉迷于史籍档案，考稽钩沉，运用文字和照片，将各城、镇、村的山川名胜、人文历史、文物古迹、文学艺术、民风民俗、风物特产真实地记录下来，最大限度地将各地文化精华展示给广大读者。同时，各卷密切联系实际，对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历史的辉煌值得自豪，更是留给每一个当代人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望好这片热土，再创新的辉煌，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能够告慰先人、无愧后人的业绩，应该是每一个大理人不懈的追求。相信这套丛书能在大理各族人民建设幸福、美丽大理中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自觉，留住集体的文化记忆。



2013年3月